

Wall
Street



生死华尔街

一部以文学形式表现次贷危机、金融海啸、
房地产泡沫的商业小说，
一对聪明可人的孪生姐妹的爱情及投资经历，
一场来自大洋彼岸的熊熊野火，
一个意想不到的结局……

丁 力 ◎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生死华尔街

丁力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 京

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死华尔街/ 丁力 著.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 7

ISBN 978-7-302-20153-3

I. 生… II. 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71827 号

责任编辑: 张立红 张 颖

版式设计: 孔祥丰

责任校对: 成凤进

责任印制: 孟凡玉

出版发行: 清华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http://www.tup.com.cn>

邮 编: 100084

社 总 机: 010-62770175

邮 购: 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 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 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刷 者: 清华大学印刷厂

装 订 者: 三河市新茂装订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67×230 印 张: 12.5 字 数: 168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本书如存在文字不清、漏印、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部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10)62770177 转 3103 产品编号: 033460-01

目 录

第一章 透资就是放大投资	1
第二章 孪生姐妹	7
第三章 透支就是超前消费	17
第四章 妈妈把“邓爸爸”耽误了	24
第五章 维持“繁荣”的前提是房产价格不断上涨	30
第六章 明星与大款	37
第七章 蝴蝶效应	46
第八章 峰回路转	54
第九章 华尔街是一堵墙	64
第十章 承诺	69
第十一章 次级贷款相当于“次品贷款”	74
第十二章 机会是自己创造出来的	83
第十三章 美元是借条吗	89
第十四章 算不算初恋	94
第十五章 阴谋论	101
第十六章 初吻	108
第十七章 美联储是私人机构	114
第十八章 男朋友和男性朋友	120
第十九章 美国国会受犹太人控制的吗	126
第二十章 信任	131
第二十一章 减额交清和美国的代价	137
第二十二章 用一生的信誉作抵押	148
第二十三章 断供	154
第二十四章 金钱与情感	159
第二十五章 次贷危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165
第二十六章 无法奉送的袜子	172
第二十七章 等待下一只“黑天鹅”	177
第二十八章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182
第二十九章 生死华尔街	189

第一章

透资就是放大投资

石晓晴总是在凌晨一点多钟给远在纽约的石晓雨打电话。这倒并不是她出于时差考虑而充分体谅对方的缘故，而仅仅是因为她只有这个时候最清闲。

石晓晴的基本生活日程具有特区悠闲阶层年轻女性的典型特点。上午一般睡到十一点，醒来之后，第一件事情是披上睡袍上厕所，然后甩掉睡袍一丝不挂地站在电子磅上，再低头弯腰看清楚自己的重量。如果数字显示低于五十四千克，则能保证一天的好心情。为了能获得好心情，必须先上厕所并且是光着身子称体重。称完之后，才刷牙洗脸整理床铺简单化妆外加喝一杯牛奶，然后出门。

之所以简单化妆，并不是她对自己的外在形象不重视，恰恰相反，她太重视了。正因为太重视，所以她这时候出门多半是去美容院。既然是去美容院，当然就只需简单化妆，匆匆走过不被人侧目就行了。

石晓晴是美容院的老客户，熟，上上下下都熟，所以去之前往往先打一个电话，让美容院代她订一份香港嘉好茶餐厅的外卖。等石晓晴到达美容院的时候，嘉好的外卖也刚好送来。因此，石晓晴通常是先享受早餐兼午餐，之后再点一支摩尔烟，让口腔和呼吸道皆干爽起来，然后才开始做面部保养。

在石晓晴看来，女人的美容院往往相当于男人的高尔夫俱乐部，也是重要的社交和信息交流场所，所以，石晓晴在美容院常常一待就是一个下午。晚上，准

确地说是晚饭之后，石晓晴几乎是雷打不动地去打麻将。一直打到次日凌晨一点。凌晨一点散场，回到家一点多一点儿。这时候大脑还没有蔫，还保持着清醒，还没有从麻将桌上的兴奋中完全解脱出来，如果当晚赢钱或做成一把大和，则保持兴奋的时间更加长，不可能立刻入睡，但深更半夜又不好随便打扰别人，所以最好的消遣方式就是给石晓雨打电话。

因为石晓雨是她的姐姐，可以随时打扰。

石晓晴给石晓雨打电话也不完全是消遣，有时候确实有事。比如今天，她就在电话里询问了关于次贷危机的事。之所以要询问，并不是石晓晴认为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对她在中国的投资和财产保值升值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不是她突然之间胸怀大志放眼全球了，而仅仅是因为她在美容院听说了这件事，并且，凭她的感觉，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至少是当下大家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所以，石晓晴觉得自己应该弄清楚。只有弄清楚了才能获得话语权，获得最权威的话语权。

石晓晴是个有心计的女人，她发现在朋友圈子中，话语权是相当重要的。谁拥有了话语权，特别是拥有了权威性的话语权，谁就能赢得朋友的尊重，巩固自己在圈子中的地位。不经常买单也能巩固地位。不是有一本书叫《圈子决定地位》吗？石晓晴的认识恰恰相反，不是圈子决定地位，而是地位决定圈子，有什么样的地位就有什么样的圈子，而进入这个圈子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巩固自己在这个圈子里面的地位，然后才有可能上升到更高一级圈子里面去。

石晓晴发现，人的一生其实就是不断地跳圈子啊。

石晓晴打电话向石晓雨问清楚这个问题之后，明天，或者是后天，甚至是以后的任何一天，当周围的人再谈论这个话题的时候，石晓晴就先不动声色地听着，等听出对方的破绽了，或等对方说完了，她才假装不经意地轻声说：“这个啊，我姐昨天刚刚从华尔街给我打来电话，聊了半天呢。”然后，可以想象，大家一

定会把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到她身上，一齐盯着她，用渴望和羡慕的眼神盯着她，等待她往下说。毕竟，她是直接来自华尔街的声音啊。如果那样，石晓晴不是比股市上又赚了十万或手上的房产价格又攀升十个百分点更开心吗？

石晓晴确实属于典型的悠闲阶层，但她并不完全“闲”着。她做投资，做股票和房产投资。之所以选择股票和房产，而没有选择实业，主要是为了省心，不麻烦。如果不是选择股票和房产，而选择做实业，比如开个工厂或饭店，那还不把她忙死了？即使不忙死，也被活活烦死。石晓晴是最怕麻烦的。她认为所谓悠闲就是没麻烦，如果麻烦不断，即使再有钱，也还是不能悠闲。因此，宁可不赚钱，也不愿意找麻烦。但她年纪轻轻的，又不可能完全“闲”着，所以，石晓晴就选择了她认为最省心的股票和房产投资。

除了省心之外，做股票投资的最大好处就是方便，并可以随时兑现。方便自不必说了，在电脑上随便敲几下就完成交割了。即使是在外面，身边没有电脑，也不方便上网，没关系，在手机上输入交易密码和几个相关数据也能搞定。石晓晴认为，股票投资是世界上最方便的投资。而人都是懒的，都是想图方便的，并且越来越懒，越来越图方便，所以，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投资股票，股票的价格也一定会水涨船高的。

至于可兑换性，也很重要。投资股票，不管是赔是赚，是赔多少还是赚多少，想出手的时候立刻就可以出手，想买进来的时候就可以立刻买进来，几乎没有任何限制。自由，不受制于人。石晓晴喜欢自由和不受制于人。但既然如此，石晓晴为什么没有全部投资股票，而拿出差不多一半的资金来投资房产呢？哎，这就是她有一个姐姐的好处了。当初石晓晴在电话里对姐姐津津乐道说起投资股票的种种好处的时候，大洋彼岸的石晓雨则说，股票投资好是好，但不方便透资。

“什么叫透资？”石晓晴问。

“就是透取资金。”石晓雨说。

“什么叫透取资金？”石晓晴又问。

“就是假如你有一百万资金，如果买股票，你只能买价值 100 万的股票。”

石晓雨说。

“那当然。”石晓晴说。

“但如果买房产，则可以买价值三百万的房产。”石晓雨说。

“啊，知道了，”石晓晴说，“可以按揭。”

“对，”石晓雨说，“按揭就是一种透资。”

“明白了。”石晓晴说。

石晓雨还告诉石晓晴，除了可以透资外，投资房产的另一大好处是收益稳定。

“怎么说？”石晓晴问。

“股票的波动性比较大，”石晓雨说，“几乎每天涨涨跌跌。”

石晓晴说“是”，不是“几乎”每天，是“肯定”每天都有波动。股票价格不波动，那么 K 线不就成了一条横线了？不要说 K 线成横线了，就是基本成横线，比如成一截一截的小平台，也基本上等于没有交易，死定了。

“而房产价格是相对稳定的。”石晓雨又说。

石晓晴说“是”，哪有房子价格天天变化的。如果房地产价格像股票的价格一样波动，不要说每时每刻波动，就是一天波动一次，今天谈好的价钱明天就变化，那么也就永远没有办法成交了。

“并且房产价格总的趋势是向上的。”石晓雨接着说。

石晓晴还是说“是”，说“我现在居住的半山花园，2001 年买的时候三千多一平方，现在六千多一平方，差不多涨了一倍，而且还在往上涨”。

“所以，”石晓雨说，“你最好不要把全部的资金放在股票上，可以适当分一点出来放在房产上。”

石晓晴没有马上说“是”，而是在想。毕竟，投资方式和方向的转变是一个

大事情，不能不想。

“但是……”石晓晴说，“房产买卖是很麻烦的。”

“你说的是可兑换性吧？”石晓雨问。

石晓晴没有立刻说“是”，她不敢确定。

“也就是不方便随时变现。”石晓雨解释。

“对对对，我就是这个意思。”石晓晴说。

“对是对，”石晓雨说，“可你不需要所有的投资都随时变现啊。”

石晓晴一想，也是，不可能天天遇上急需要用钱的事情，就是真遇上了，有一部分资金随时变现就可以了，没有必要把全部的资金都投资在可以随时变现的股票上，完全可以分出另一部分资金放在相对稳定并且可以放大投资的房产上嘛。

石晓晴认为透资就是“放大投资”。

石晓雨说：“对，你完全可以这么理解。”

于是，石晓晴就卖出去一部分股票，抽出资金，用按揭的方式分别在罗湖、南山、福田各买了一套商品房。

一下子买三套房子，当然不是为了自己住，而是为了投资。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放大投资”。所以，现在的石晓晴看上去是个标准的“闲人”，但事实上她并不“闲”，而是时刻关注股票涨跌和房地产行情，关注中国甚至是世界的宏观经济形势。可是，她毕竟是学表演的，又不喜欢太动脑筋，别说变幻莫测的复杂经济现象了，就是最基本的经济学名词，她都闹不懂，更懒得记。好在她有一个姐姐，一个在美国纽约华尔街工作的姐姐，因此，她可以随时通过越洋电话从姐姐那里获得最新鲜、最准确的经济信息，不仅能满足自己的投资需要，而且可以在朋友面前炫耀。所以，石晓晴凌晨一点给姐姐石晓雨打国际长途不仅是一种消遣，更是一种实际需要。有事没事，在麻将之后睡觉之前给姐姐石晓雨打一个电话，已经成为石晓晴的一个习惯。特别是最近一两年，由于股票暴涨房地产飙

升，每次和姐姐的通话都相互通报好消息，久而久之，凌晨电话逐渐变成石晓晴一项不可缺失的生活内容了。

但是，今天的电话却让石晓晴吓了一跳。

第二章

孪生姐妹

像股票和房地产是一对孪生兄弟一样，石晓雨和石晓晴也是一对双胞胎。她们是孪生姐妹。

石晓雨和石晓晴的出生纯属意外。不仅母亲怀上她们俩是意外，而且一下子生出两个更是意外。而如果不是一下子生出俩，按照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城市正式职工家庭一对夫妇只能生一胎，那么，不是没有石晓晴就是没有石晓雨。但到底是没有石晓晴还是没有石晓雨，她们俩争论了这么多年，最终也没有争论清楚。按照石晓雨的观点，她是姐姐，如果母亲当时没有生双胞胎，只生一个，那么当然只能是她，而不是妹妹石晓晴。

“如果那样，就没有你了。”石晓雨说。

但石晓晴不这么看。石晓晴认为，虽然石晓雨是“姐姐”，但她这个“姐姐”是假的，她才是真姐姐。

石晓晴这样说也不是倚小卖小，蛮不讲理。事实上，石晓晴确实比姐姐石晓雨早出生。她从妈妈肚子里生出来几分钟之后，石晓雨才慢腾腾地出来，所以，她才应该是“姐姐”，石晓雨本来是“妹妹”，只不过按照中国的老传统和旧习惯，认为先生出来的是老小，后生出来的才是老大，理由是：越小越容易出来。因此，虽然明明是石晓晴先来到这个世界上，但却一直被当成妹妹，而后来到这

个世界的石晓雨，却一直被当成姐姐。石晓晴不服，说这个传统和习惯与中国人说的“虚岁”一样，不科学，不合理，应该得到纠正，要恢复事物的本来面目。可是，石晓晴争取了二十多年，非但没有纠正过来，反而被来自美国的姐夫说服了。姐夫虽然也是华人，但不是中国人，因为他爷爷就是在美国出生的，更不用说他了，所以姐夫算是华裔美国人。但姐夫却说，其实中国的文化才科学，比如“虚岁”，就是把孩子在母亲肚子里的十个月也算进来了。

“难道在母亲肚子里的孩子不该算岁数吗？”姐夫问。

当然应该算。石晓晴第一次发现自己无话可说。

“所以，”姐夫说，“中国很多看起来并不科学的传统和习惯其实是有科学道理的。只不过现在还没有被彻底认识罢了。”

“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啊。”姐夫又说。

石晓晴更加无话可说。如果说，该怎么说？难道她说我们中国的文化赶不上美国？那不是不爱国吗？石晓晴是爱国的，而且她也确实相信中国人聪明，中国的文化确实比美国悠久。于是，从那之后，石晓晴不再坚持姐姐妹妹的事，甘愿当妹妹了。

当妹妹好，石晓晴自我安慰地想。当妹妹可以在姐姐面前耍赖皮，可以在姐夫面前撒娇，而如果当姐姐，好意思在妹妹面前耍赖皮吗？好意思在妹夫面前撒娇吗？所以，如今的石晓晴已经不再为姐姐妹妹的事情争论，并且进一步自我安慰地想，如果现在真让我当姐姐，让石晓雨当妹妹，我还不习惯了呢。

我们再说母亲怀上她们是意外的事。

简单地讲，是未婚先孕。

这在现在是小事，小得不能再小的事，在当时可是大事。

石晓雨和石晓晴出生在岳麓山脚下的长沙市第三人民医院。父亲石学礼当时是冶金部长沙矿冶研究所的技术员。母亲何竹青是湖南省艺术学校唯一的一届工

农兵学员。之所以要说“唯一的一届”，是因为按照毛主席“七·二一”指示，恢复专业教育主要指的是理工科大学，所以一开始轮不到湖南省艺术学校恢复招生，等轮到他们，并且也照着理工科大学那样招收一批了，但还没有等这届工农兵学员毕业，毛主席逝世“四人帮”倒台，国家拨乱反正恢复高考了，所以，何竹青她们就成了“唯一的一届”。

父亲和母亲是在照相馆认识的。

湖南省艺术学校和冶金部长沙矿冶研究所都在长沙市河西岳麓山脚下的左家塋。两个单位之间隔着一條不寬的街道，街道上有一个照相馆。“文革”结束之后，拨乱反正，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其中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于是，工程技术人员和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都要恢复评定技术职称。因为申报表上要贴照片，所以等到星期天，石学礼兴高采烈地去照相馆照相。大概是左家塋附近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比较集中的缘故，而且这些单位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其他知识分子也都要评定技术职称，所以那天赶来照相的人也就特别多。人多就要排队，排蛮长的队。何竹青虽然没有资格评定技术职称，但即将毕业，要照毕业照，那天也在排队，并且碰巧排在石学礼的前面。排了很长时间，临到要排到的时候，何竹青前面突然插进来一个人。一个和何竹青一样年轻一样漂亮的女人。插得很优雅，笑嘻嘻地插进来。石学礼有些不高兴，但想到好男不跟女斗，算了，不就是插一个人嘛，所以并没有说话。可是，他刚刚想着算了，何竹青那里又插进来一个人，又是一个同样年轻同样漂亮的女人，而且一样笑嘻嘻地插进来，插得理直气壮，一点愧色都没有。三个姑娘围成一团，旁若无人，嘻嘻哈哈打打闹闹，仿佛是在故意气石学礼。这下，石学礼真生气了。

“不得插队。”石学礼说，“自觉一点！”

“谁不自觉？”其中一个姑娘回敬说，“她是我同学。”

“她”指的就是何竹青。

“同学也不能插队！”石学礼严肃地说。

“谁插队了？！谁插队了？！”三个姑娘一齐嚷起来，“谁看见我们插队了？！我们还说你插队呢！”

“我看见你们插队了。”石学礼说，“刚才明明是她一个人在这里排队的，怎么现在一下子冒出三个？不是插队是什么？”

“我们三个是一起来的，”另一个姑娘说，“她一个人在排队，我们俩上厕所去了。怎么，连我们去上厕所你也要管？你管得也太宽了吧。”

“哈哈哈哈……”三个姑娘一起笑，硬是把石学礼笑跑掉了。

本来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上午没有照成，下午再去一趟就是了，没什么大不了的，石学礼也没有往心里去。可是，半个月后，石学礼去岳阳铅锌矿出差，回来的时候在长途汽车上，竟然又碰见了何竹青。

何竹青是在汨罗上车的。上来的时候车上已经没有座位，她年纪轻轻的，所以也就没有人给她让座。于是，她就只能站着。站在石学礼的跟前。石学礼眼睛钝，一下子没有认出来，但明显感到这个姑娘面熟，好像在哪里见过，甚至是打过交道，但到底在哪里见过，打过什么交道，一时还真没想起来。于是，他把眼镜正了一正，盯着对方再仔细看看，怕如果是熟人不打招呼就太失礼了。

“是你呀，”姑娘先说话了，“上次照相馆的事情真不好意思。不过我也没有办法，一个班的同学，她们要插队我也不能不让。”

“啊，啊，是你呀，”石学礼终于想起来了，“没关系没关系。你也出差？”

姑娘咯咯咯咯地笑起来，说：“这位老师真会开玩笑。笑话我呢。我还没有毕业呢，哪里有资格出差。”

然后，姑娘告诉石学礼，她叫何竹青，是省艺术学校的学生。

石学礼当然相信何竹青的话，但又有点疑惑。省艺术学校就在矿冶研究所的对面，在石学礼的印象中，那里的学生都很年轻，十四五岁的样子，好像还没有

发育完全,而眼前的何竹青无论是面相还是待人接物的方式怎么看也二十多岁啊。

“啊,您看上去像老师呢。”石学礼说。

“太老了吧?”何竹青问。

“不是不是,”石学礼说,“是比较成熟。看上去比较成熟。”

“哈哈……”何竹青又笑了。笑完之后才说,“你们知识分子真有意思,成熟不就是老嘛。”

何竹青这么一说,把石学礼也逗笑了,并且有些不好意思。

“工农兵学员,”何竹青自己解释说,“社来社去的,马上要毕业了,这不,回去联系工作的。”

“联系好了吗?”石学礼关切地问。也可能并不真关切,只是一种语言习惯,习惯性地表示关切。

“没有,”何竹青说,“我本来是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现在宣传队都解散了,社来社去,哪来哪去,你说我该回到哪去?”

是啊,石学礼想,宣传队都解散了,该回哪里去呢?

石学礼突然有点同情何竹青来。没想到这么嘻嘻哈哈、开开心心、没心没肺的姑娘还有这么大这么现实的人生烦恼呢。

石学礼给何竹青让座。何竹青不接受,并说自己喜欢站着,还说学舞蹈的人都喜欢站。

何竹青说她后悔了,早知如此,不如不来上学,直接去县剧团。

何竹青说如果她不来省艺校,就直接去县剧团了。

何竹青怕石学礼不信,还补充说她是公社宣传队的主角,在《小刀会》当中主演周秀英呢。《小刀会》来长沙参加汇演,她被县剧团和省艺术学校同时看中,但她选择了来省艺校学习。

“学习好,学习好,”石学礼说,“你选择来艺校学习是对的。”

“好什么好，”何竹青说，“本以为来省里学习可以谋得更好的前途，没想到现在连工作都成问题。”

石学礼无话可说了。计划赶不上变化。他是“文革”前最后一届大学生，考上大学的时候高高兴兴，可进大学之后，正经上学没到一年，就赶上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上学的几年基本上是参加各项政治运动的几年，没学到正经的专业知识，现在突然要搞四个现代化，只好边干边学，从最基本的专业基础课补起。

车到长沙，他们一起出站，一起乘轮渡去荣湾镇，再一起乘公共汽车到鱼湾寺。等他们到达左家垄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

“一起吃个饭吧。”石学礼提议。

何竹青矜持了一下，最后答应了。

不用说，晚餐是石学礼付的账。他是男人，又是拿工资的人，总不能让社来社去的女学生付账。

何竹青不想占别人的便宜。分手的时候，从挎包中取出一瓶用水果罐头瓶装着的腊八豆，递给石学礼。石学礼不是本地人，但他吃过腊八豆，是单位同事带到食堂来的时候大家一起品尝的，所以他知道这是好东西，好吃。

石学礼眼睛盯着罐头瓶，并没有伸手，而是问：“是你妈妈特意为你做的吧？”

何竹青点点头，表示是。

“就一瓶吧？”石学礼又问。

何竹青笑了，还是点点头，表示是的，就一瓶。

石学礼不要，并且开玩笑地说君子不夺人所爱。

何竹青急了，坚持要石学礼收下，反复强调这东西她从小吃到大，不稀罕的，还说她家里多得是，只带一瓶并不是家里没有，而是她一个星期只能吃一瓶，要

早知道碰上石学礼，该多带两瓶来的。

“那你下次就多带两瓶吧，”石学礼说，“下次多带两瓶的时候，再给我一瓶。”

石学礼当然是说着玩的，但何竹青认真了。一个星期之后，何竹青找到矿冶研究所，找到石学礼，给他送来满满一大瓶腊八豆。

由于当天是礼拜天，单位没人上班，石学礼也不在办公室，所以，何竹青找石学礼还费了一点事。具体地说，就是问了很多人都找了很长时间才把他找到。于是，几乎全研究所的人都知道有一个漂亮的大姑娘拎着一大瓶腊八豆来找石技术员了。

第二天一上班，单位的同事嚷嚷着要石学礼请客。个别同样是单身的男同事还假装生气，说：“石学礼你这小子也太不够意思了，说好了大家一起打一辈子光棍的，没想到你背信弃义，偷偷地找了这么年轻漂亮的一个女演员，不行，把腊八豆交出来，大家分享。”

腊八豆是肯定要大家分享的，但石学礼死活不承认他是背信弃义，一再强调何竹青不是他的对象，只是一般的朋友，还具体地说头一次是在照相馆认识的，后来在长途汽车上正好又碰上了，所以大家就成了朋友。

石学礼的解释不可谓不详细，也不可谓不诚恳，可是，除了他自己相信之外，单位的同事没有人相信。或者说是已经相信了，但假装不相信。大家继续开玩笑，继续找乐，说第一次认识可能是碰巧的，但第二次在长途汽车上碰到肯定是精心策划好的，要不然哪有那么巧的事情？石学礼有口难辩，越描越黑。

当然，如果仅仅只有那么一次，时间长了，玩笑不攻自破，大家肯定也就渐渐淡忘了，问题是，过了一个星期天，何竹青又来了，并且又带了一大瓶腊八豆。这次，她不用到处问人了，轻车熟路，径直找到石学礼的单身宿舍。这下，石学礼没话说了，不是谈恋爱也是谈恋爱了。并且，同事们也不开玩笑了，见到何竹